



步步 上 BUBU 惊婚 JING HUN

姒锦
SIJIN
WORKS
著

她被偷走的六年时光，他在披荆斩棘中绝望。
他用仇恨布下的情网，她用智慧修补成家园。

现代悬疑爱情第一人姒锦
亿万粉丝拥趸的巅峰大作

校园离奇失踪/毫无预警自杀/扑朔迷离喋血婚礼

犯罪心理学女教师 VS
屡破奇案男干探

为了寻求真相，他们假婚诱敌，步步危机，却一不小心假戏真做，爆笑连连……

占小幺，我这么坚硬的心脏，只有你，才敢住下去！

步步

BUBU
JING HUN ①

惊婚

姒锦
SIJIN
WORKS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惊婚: 全2册/ 姒锦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6410-2

I. ①步… II. ①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673号

书 名 步步惊婚
作 者 姒 锦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6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410-2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姒锦 ·



现代言情著名作家，都市悬疑爱情小说领军人物，治愈系爱情代表作家。文中掺杂着激烈的爱情、惊悚的案情、隐忍的亲情，作者能在“看似不经意的简略叙述下，总让人觉得心生诡异和恐惧，还有点脊背蹿凉”，掀起了“禁忌爱情+惊悚悬疑”的先河。其文《名门盛婚》荣获现代言情经典奖，并畅销多时。《步步惊婚》一经发布引阅读狂潮，长期占据各项榜单第一名。作者天然二呆，不接受治疗，立志写阴谋与爱情并重，笑中带泪、泪中含笑的真挚爱情故事。

悦读纪官方微博：@悦读纪

悦读纪官方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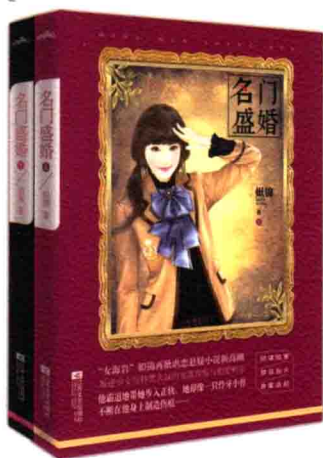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悦读纪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07787/>

悦读纪官方微信：





18岁的她是出身卑微、痞里痞气、卷入案件的在逃囚犯
27岁的他是出身名门、正气凛然、前途似锦的特警英雄
野蔷薇PK黑玫瑰的正义与邪恶之战已然打响，
且看男女主角如何联手，缔造史上第一宠婚！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崔 悦

装帧设计 梁 霞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初次相遇	1
第二章	谁欠谁的债?	34
第三章	从天而降的乖儿子	71
第四章	酒不醉人, 人自醉	107
第五章	逼嫁	130
第六章	其人之道	148
第七章	刁钻的婚前条约	181
第八章	人为情死	217
第九章	受狙击的婚礼!	255
第十章	不忍直视的逆袭	275

第十一章	女人间的战争	293
第十二章	为什么不能吻她?	315
第十三章	被封闭的负向幻觉	329
第十四章	大变活人	359
第十五章	同卵双胞胎姐妹	387
第十六章	诡异的催眠术	431
第十七章	鬼中鬼, 谋中谋	458
第十八章	完美的一吻倾城	486
第十九章	嫉妒让人狂	517
第二十章	得之卿卿, 结发一生	549
番外	追着月光跑的女孩	586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BUBU 初次相遇 JING HUN

“占小幺！占小幺！”

占小幺听见了，杜晓仁在包厢外面尖着嗓子喊她。

可压在身上的陌生男人，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身子稍一动弹，便被强势地按了回去，一把捂紧了嘴巴。

“让她滚！”

人生就这么无厘头，前一秒她还在KTV包厢里为同学唱生日歌，下一秒上个厕所的工夫就被几个牛高马大的人带到了这儿。

一阵喧嚣声过后，包厢外安静了。

咚咚咚，三道敲门声响起，男人就不耐烦了，嘶啦一把扯下沙发边上的窗帘盖在她的身上，骇人的寒眸警告地瞥她一眼，眼尾处的一丝戾气就带出了嘴里的冷叱声，“进来！”

来人看着这情形，面色骤变，一跺脚便嚷嚷开了，“天呐！这可怎么得了？四爷，您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客人？”

目光凉凉瞥了来人一眼，男人平静地拭汗，啪嗒一声，点燃了烟，满足地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叠跷起，样子闲适又狂傲。一口烟圈儿吐出来，一个字便飙在了烟雾里，“滚！”

“我，呵……这就滚，可四爷，您看我这摊儿……”

“你还没完了？”

大喇叭快速瞄了他一眼，唯唯诺诺地倒退。

包厢里，又只剩下两个人了。

静寂了片刻。

男人捻熄了烟蒂，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正正腰间的皮带，紧锁着眉头的样子与刚才的轻狂判若两人。眼尾处的阴鸷，刀片儿一般锋利地刮过占小幺的脸。

“放聪明点儿。”一句警告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大步往外走。

“等等！”占小幺喊住了他。

“还有事？”男人回头挑眉，语气冷漠阴沉，眸底的深邃复杂得让她突然觉得，刚才在大喇叭面前那个狂横易怒的男人，压根儿就不是眼前这个性格难测又危险的家伙。

抿一下干涩的唇，她轻轻吐出几个字，摊开了手，“就这么走了？”

男人一眯眼，目光带着审视的意味。

几秒后，他突地笑了。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低头锁眉猛吸了一口，抬起头时，锐利的眼角轻佻地弯着。

“说吧，要多少？”

“什么要多少？”占小幺懵了一下。

“钱。”

脸色一变，占小幺想搥他，可他只是伪造了一个现场，压着自己弄出一屋子让人面红心跳的声响来，事实上，他啥都没干。

占小幺心里琢磨着，冷不丁又激灵了一下。

顺顺凌乱的头发，她无所谓地笑笑，“老实说我挺怀疑，像你这样有心理障碍的男人，是不是只能用钱来安慰自己了啊？”

男人冷笑一声，目光凉凉地盯着她。

占小幺冷哼着，头往上一抬，“装黑社会呀，你吓唬谁？”

轻轻哦了一声，男人眼尾挑开，再次失笑。

“那你看我，像是做什么的？”

盯着他气势逼人的一双黑眸，占小幺审视着他，不疾不徐地说：“虽然你是演技派，可是，你眉梢儿超过了眼角，看人的时候，习惯平视，证明你为人正义忠诚。你额头开阔，鼻子高挺，眼睛黑白分明，面相正直，我没有说错吧？”

男人斜睨着她，锁紧了眉头。

“还有，你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相当有条理，应该受过专业的训练，或者正在从事某种保密性质的工作。”

微冷的眸子锁定了她，男人直起身来，一转头，声音又狠又阴沉，“铁手！”

一个高瘦俊朗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四爷。”

“带出去。”

占小幺浅笑着站起来，在窗帘布里拉好凌乱的裙子，潇洒地甩开它，眼眸一抬，“行了，我自己会走。”

不料，刚迈出一步，面前疾风晃过，左手臂便落入了贼手，左手腕上一紧一凉。

她吃惊地垂眸。

一串软玉雕琢的十八子，紧扣在她的左手腕上。

“你什么意思啊？”

“算命钱！”男人眼睛里阴气森森，脸上却偏生又带着戏谑的笑意。声音轻、浅、哑，却又格外性感深沉。

这个男人，处处带着矛盾，性格更是绝版冲突，却又融合在一起不显得太过突兀。这样的感觉很怪异，让她的专业有点儿吃瘪，更加弄不懂哪一个才是他的本色出演！

时喜时怒，时狂时敛，一个莫名其妙的怪胎！

笑着偏了偏头，她晃一下手腕上质地细致的十八子，“好东西，谢了啊。你都这么有诚意，我就再多奉送你一句，你父母缘浅，兄弟缘薄。”

男人面色骤变。

停顿不过半秒，他一脚踢翻了一米开外的大茶几，在一阵洒水杯瓶叮当地滚落声中，变了个人似的，沉稳的声音飙高了八度，“滚！”

“不用谢我啊，不见。”占小幺下巴一抬，目光平静地走了出去。

站在包厢门口，占小幺愣住了。

走廊上站立着两排笔挺精壮的黑衣男人。三五步一个，负手而立，一言不发，纹丝不动，一水儿地高个儿，数数不下二十来人。

一见到她出来，杜晓仁就扑了上来，“占小幺，你还好吧？”

拍拍她的手，占小幺回过神来，拉着她边笑边走，“还好，没事。”

瞥着她淡定的眉眼，杜晓仁狐疑，“你没有被人给……”

“没。”

今晚发生的事，一切都太过诡异。

而那个和她隔山打牛般亲密接触过的男人，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邪戾的笑容，也不是他狂妄的言词，而是他偶尔紧锁的眉头，还有眼尾处时不时流露出来的一抹阴鸷。

以她犯罪心理学的专业来分析，那样的男人，外在的表现多半都是伪装的，真实的他狠、阴、绝，真的会要人命。

他肯定有故事！

分析着别人，这一刻她还不知道，一生的命运从此会被改写！

生活从来不会留给人太多的时间去悲春悯秋，离开了KTV，占小幺告别了杜晓仁，回到了家。

说它是家，其实就一个临时的租屋。

一个月前，她老妈从R市的依兰来B市就住在那儿，还有她的继父和同母异父的妹妹。

从一个个鳞次栉比的时尚商圈儿出来，她转了三次公交车，七弯八拐地终于进入了B市最灰暗的地带，在这儿，有着一片儿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还没有来得及拆迁改造的棚户区。

掉灰的墙壁、堆积的杂物、路边散发着怪味儿的垃圾，同在一个城市，俨然两种不同的天地。

天下雨了！

占小幺将沾了泥的帆布鞋底在边角的青苔上擦刮了一下，在房门上敲出了几道苟延残喘的破败声来。

“哟，舍得回来呀？”不客气的声音，夹着酒味从房门口扑面而来。

她没理会继父鲁有德的骂咧，直接进了屋。

“嚯，费力八劲来趟B市，尽给老子甩脸子了。”鲁有德大得吓人的嗓门差点儿掀了屋顶。老妈俞亦珍唯唯诺诺地从隔屋出来了，又小心翼翼地劝，“你小声点儿，孩子工作忙，少说两句吧。”

“工作？没闻到她身上的酒味儿啊？”

又来了，又来了！

瞅着低眉顺目，一辈子都在委曲求全的老妈，占小幺觉得自个儿脑子快抽搐了。

“妈，鲁叔，我有自己的事要做，你们要待得不舒服，就回依兰去。”

“嗨！你个小兔崽子。”鲁有德满是皱纹的脸上像蒙了一层卤豆腐皮儿，随着骂声在不停地抖动，“老子供你吃穿，供你念书，现在翅膀儿硬了，见不得我跟你老娘来享几天清福了？小白眼狼！”

“鲁叔，我没少给家里寄钱！”

“寄钱？就你他妈那也叫钱！”

啰里吧嗦，一长串埋怨又开始了。

占小幺的眉头越皱越紧。

鲁有德尖嚎着一边数落她，一边埋怨着俞亦珍的种种不是，劲头十足地说了足

足五分钟，才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话锋一转揭了底儿，“眼瞅着你这岁数也不小了，我寻思着给你找户好人家。那啥，咱依兰矿厂的王老板，托人说好几回了。”

王老板？呵！

男性，五十多岁，丧妻，育有两子。

一时气得心火燃烧，她那颗早就被亲情给谋杀掉了的心脏，又矫情地疼痛了一下，差点儿泪奔了，“你们收人钱了？”

“没，没啊，谁说的？”

恶心得胃里直冒酸水儿，她冷笑着上前一步，语速极快地讽刺，“说话结巴，声调上扬，回答生硬，你还想撒谎？”

“你啥态度，攀上王老板还能屈了你？人家可撂下话了，你一过门，就给咱家盖大房子。”

“可拉倒吧你！”占小幺冷讽，“快说，你们到底拿了多少？”

“别给老子张狂！”鲁有德鼻子耸动着哼哼，“告诉你也行，咱来B市的时候，人王老板好心给了十万块钱的旅游费，说是孝敬我跟你老娘的。哼，你啊，能被 he 看上，你就偷着乐吧。”

十万块，十万块就把她卖给一个老鳏夫？

继父还在叨叨王老板的好，占小幺的耳朵却安静了。

安静得这间屋子像一个黑暗的坟墓。

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手心，她活生生将心底澎湃的怒气压了下去，狠狠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时，她一扬左手腕，那一串套在她腕上的玉十八子就泛起了一层柔和的光芒。

“不劳费心，我有男朋友了。”

细腻湿润的玉在灯光下晶莹、瑰丽、耀眼，线条圆转流动，仿佛有极强的生命力。

一见到它，鲁有德气咻咻、骂咧咧的嘴张大了。

“哟，闺女有对象了？啧啧，这玉真是个好物件儿！那啥，小幺啊，啥时候把他带回来见个面儿？”

半秒都不想去看看继父贪婪的嘴脸，占小幺转头看向俞亦珍，“妈，身体不好就早点儿休息。我回学校了，晚上值班儿。”

“哦。哎，小幺啊，等等。”

“喂，闺女，咱欠王老板的十万块钱……”

死攥着肩包带，占小幺头也不回。

她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却没法儿去改变现状。

拎着包，走向雨夜里的公交站台，她的头很痛。

找一个能充数的男朋友容易，可要找十万块大洋还给别人，对于刚参加工作不到两个月的她来说，却比登天还难。

当晚，杜晓仁值班，她是占小幺的大学同学。

在占小幺读研的时候，杜晓仁就在学校里做文化辅导员了。而现在，占小幺在这儿做了心理辅导员，两人又成了同事。

两个姑娘都是外地人，平时关系挺不错。这会儿在宿舍里掰扯着各自的家事，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儿倒。说来说去，还是钱字作怪。不过，杜晓仁盯着她手腕上的十八子，还是满脸羡慕，“小幺，既然你缺钱，喏，卖了它不就有钱了？”

扬一下手腕，占小幺又打量了一下它，脸打蔫儿，“又不是自个儿的东西，能拿去卖？再说了，也不知道它能值几个钱。”

“烦啥？你宝贵的第一次都给他了。”

愁着自家那点破事，占小幺脑子拐了几道弯儿，有气无力地摆手禁谈了。

“去去去！别闹了！杜晓仁同学，都快要面试了，咱得赶紧准备准备。”占小幺没好气地瞪她。

“你说说你，啧！被一个那么极品的男人给盯上了，还能若无其事地专心看书？占小幺，我服了你了。”

占小幺随意地笑笑，不再辩白，“小幺啊，你以为笔试考了第一，就一定能录取啊？”

看着杜晓仁一脸仇视的表情，占小幺沉默了。之前，她俩一起参加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也一起进入了面试名单。

“喂，占小幺！想什么呢？”

不知道啥时候飘开了的魂儿，被接了电话一直在眉飞色舞的杜晓仁给拉回到了现实。占小幺轻啊了一下，捋了捋垂在额际的长发，又耷拉下了半张嘲讽脸，“杜晓仁，你捡钱了？兴奋个啥劲儿。”

“哈！小幺儿，咱俩的好事来了哦！”

半闭上眼睛，她拿过书来挡脸，“你又作啥孽了？”

“妞！有大人物要召见！”

次日，晚。

为了给姐们儿两肋插刀，占小幺今儿不得不去做陪衬。披散着及腰的长头，她在衣柜里挑了一身儿极简单的衣服穿上，打扮朴素得令人发指。

吃饭的地方叫“一号公馆”，会员制，B市有名的私房菜馆儿。而它最大的卖

点儿不是菜色，而是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会员的个人隐私。

美人儿就是美人儿，哪怕占小幺衣着朴素，坐姿低调，也逃不过男人天生就会寻美的眼睛。她左边是某个企业的大老板，人称孙二手，那小眼睛就像安装了窥视镜一样，时不时嵌在她身上。

“这位小占，是吧？来，吃菜，多吃菜。”

“谢谢领导。”占小幺心里不太舒坦，却又不得不笑着应付。

“小占这个姑娘不错。笔试考第一，人才啊！不错，不错。”

“小姑娘你有男朋友了吗？”

那孙二手像查户口的，恨不得把她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嘴里苦嚼着名贵菜，她觉得自个儿像吃了苍蝇。耳朵边上，杜晓仁一句又一句“孙叔，多多关照。”让她恨不得从来没认识过她。

一杯又一杯，今儿晚上的杜晓仁像上了发条，不停地拉着她给孙二手敬酒。

“小占，好好干，前途大好啊！来，咱俩走一个？”肩膀上突然拍下来的手掌，骇了她一大跳。别扭地挣脱了那爪子，哪儿还敢再喝他的酒？

“不成了，我有名儿的一杯就倒。”

“占小幺！”

杜晓仁挤眉弄眼，烦躁得她真想踹死她。

强忍着想一巴掌拍飞她的火气，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将酒灌了下去。

“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

今天晚上的饭局，她真心不想来的。可死活熬不过杜晓仁的眼泪攻势，不过，她真没有想到那人会是一个衣冠禽兽，更没有想到他的胆儿会有这么大。

可是怎么才能弄走死心眼的杜晓仁？

拍着脑门，她觉得头痛。

约摸十来分钟后，她寻好了借口，镇定地回到了包厢。不料，刚推开门，却见里面除了孙二手自己，已经没有别人在了，就连刚才还在胡吃海喝的杜晓仁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她心里一惊，心警觉地悬了起来。来不及考虑其他，她转身就想走人，脑子里却突然一阵天旋地转。

“哟，小占喝多了？快进来休息一下。”

孙二手说笑间，迅速伸手过来拽她。

一阵带着酒菜混杂的气息扑面而来，让占小幺昏沉的脑子又清醒了不少。瞄到包厢里那张宽大的沙发，她慌乱间一把攥紧了包房的门框。

可在酒精麻痹的状态下，熏熏然的脑子却没有法儿掌控身体。女人的力气也没

有办法与男人相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自己抓在门框上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

怎么办？

喊人？有没有人管闲事？

报警？别说她现在没有报警的机会，就算她真报了警，谁会相信她不是主动贴上来的？何况孙二手只是在“关心”她。在她没真出事之前，不仅没用，反会惹一身的腥味儿。

冷静、冷静，不行了。

脚软，头晕，眼睛发花，身体发热，头脑也越来越难支配了。

手指头脱离了门框，最后一根也被掰开了！

喀嚓，就在她半个身体已经被拉入包厢的时候，隔壁的包厢门打开了。

紧接着，一个健硕颀长的高大男人走了出来。

阴沉的面孔，阴绝的五官，阴鸷的表情。

权四？

心里莫名地激动了一下，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几乎没有时间再思考，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嘶哑地喊了一声：“四爷！”

男人桀骜地站定了，盯着她扬了扬眉头，寒着的冷脸上表情严肃刻板，好像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似的，更像完全没有看到她正被男人往里拖可能遇到的危险，冷漠得让人生恨。

“有事？”

上一秒生出的期待，下一秒就被他的疏离给杀死了。

火烧眉头间，孙二手大概以为她真认识，钳住她的手稍稍放松了一点。她心里一喜，正准备组织语言自救，那个包厢里又走出一位婀娜多姿的美人儿来，态度亲昵地仰起头看向权四，“少皇，这位小姐是？”

权少皇眼尾挑开，“不认识。”

心里咯噔一下，占小幺怔愣了。

看着面前阴沉、倨傲又严肃的男人，她真无法把他和昨儿晚上KTV那个邪戾猖狂的痞子男联系起来。他是不记得她？还是故意无视她？

她心跳如雷。

一横心，豁出去了。

天大地大不如贞节大。不管怎么说，脱离险境才最重要。

眼看权四就要离去，她别无选择地咬了咬牙，拼尽全身的力气挣脱开了孙二手虚箍的手臂，小鸟归巢一般冲了过去，径直从后背抱住他的腰，“四爷，你真这么

狠心吗？一日夫妻百日恩啦！”

顾不得别人的感受，占小幺身体狠劲儿地靠在男人后背上，声音压得极低地又补充了两个字，“帮我。”

权少皇没有回答。低头，他目光就落在绕在自己腰上的女人的手指上。白皙、晶莹、粉色的指头像剥了皮儿的葱，一根一根揪在他衣服上不放手，像一个溺水的人抓着唯一的救命浮木。

眉头微拧，他声音凉若寒潭，“我有条件。”

“你……”占小幺被酒精烧红了的脸蛋儿，又热烫了几分。

没人性的王八蛋！

敢情早就认出她来了，还落井下石，报一箭之仇？

占小幺真想一头撞死他，可现实就摆在那儿，让她不得不屈服。

“好。”

突然男人眼尾的阴鸷散去，反常地笑了。拉开了她环在腰上的手，转身拂开她遮住了耳朵的头发，特地扶了扶她脸上的黑框眼镜儿，眼神幽深复杂地盯着她。

“眼镜儿很丑！差点没认出来。”

“少皇。”一旁等待的大美人儿，拧起了眉头。

权少皇阴鸷冷魅的脸庞上没有表情，随意地朝她摆了摆手。

那美人儿微愣一秒，笑了笑，耸耸肩离开了。

就在他俩为这事僵持的时候，旁边喝了不少酒的孙二手早就憋不住了，稍稍迟疑了一下，他走上前伸出了手来，“这位老弟，你好，我是……”

“铁手！”

权少皇抬手生生打断了孙二手，一反刚才严肃刻板的冷漠态度，轻松地笑笑，一张尊贵疏离的面孔上，诡异得变得轻慢了几分，“请这位哥们儿，吃火锅。”

请孙二手吃火锅？占小幺不懂。

明显被人给呛了言的孙二手，更加不懂。

“老弟，火锅我就不吃了。把小占交给你，我也就放心了！再会啊！”

“站住！”

冷飕飕的两个字说完，在孙二手吓得青白的脸转回来时，权少皇脸上又摆满了笑意，手臂横绕过去，一把将占小幺稳稳地纳入怀里，“就冲你这么爱护我女人，这顿火锅也必须请。”

一句话，他说得客气、周到、轻描淡写，没有喜怒。

可是，“我女人”三个字，还有他手掌在后背上暧昧又宠溺的轻抚小动作，搞得占小幺本就急促的心跳声更像是安装了发条，快得没边了。